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六十四回 王月英計探薰砧東方朔智竊蟠桃

卻說采和一夢醒來，已到晌午時分。耳中聽得女子聲音，推門而入，心中大驚，豁然頓醒，慌忙坐了起來。女子已近牀邊，攙起帳子。采和才認清，便是晨間接談的那位小姐，不覺記起姑娘的話來，越發慌得沒做理會處。只見那姑娘卻大大方方地問道：「郎君醒來了，可要進些點心，再行安睡？」采和忙著要跨下牀來。女子一手按住，訕訕地笑道：「郎君何見疏之甚？你我萍水相逢。既然有先人示夢，正見天定良緣，何以一味固執？豈不聞神仙也有成家的麼？」采和忙不迭地搖手道：「姑娘再休提起此話，使我慚愧難當。姑娘是天人，自有王孫公子、才子英雄來作終身佳偶。怎麼竟和貧道胡纏？」女子聽了，面上紅得和桃花一般，羞顏答答的，又道：「郎君切勿打錯主意，當我是什麼下賤淫奔之女。我父親是朝中名臣。母親也出自名門。我雖鄙陋，幼年也曾受過庭訓，凡詩書女紅之事，無所不曉。豈能效法下流女子，不避嫌疑，向陌生男子自媒？實因先君夢兆□分清楚，已可作為父母之命。而郎君即日就要遠去，大好良緣，一經錯過，再難復合。為此不避嫌疑，竟忘羞恥，趁著廟中無人，再來請見郎君，務望慨諾一言，訂定姻緣，使妾終身早有著落，亦可以慰先父母於地下。不識郎君還能憐其苦情，慨予玉成麼？」采和一面聽他說，一面留心他的神色舉動，倒並不怎樣輕佻，心中越覺疑異。為他一味糾纏，又不能走下牀去，只得緊閉雙目，正容端坐，也不答他的詰問。

那女子自覺沒趣，只得歎了一聲，悄然退去。卻聽他仍把房門扣上去了。采和知道喊叫無聞，索性倒頭再睡。但是心頭鹿亂，再也不能入夢。就是再用克制工夫，也沒效果。不覺發起恨來，把上下牙咬得怪響的。自己大聲說道：「藍采和，藍采和，你在師尊面前誇下那種海口，如今修道第一步工夫都還未到，就有這等魔難。我要悄悄動心，不但難見師父和妻子、同學之面，還怕打下地獄，永世不得翻身。今當緊要關頭，無論如何要把性命拼上一拼才好。」說了一會兒，房中似有女子笑聲，不覺大疑起來。四下一望，又沒人影兒。只當自己聽錯，也就罷了。

他便再運元功，重新打坐起來。好一會兒，方把心思收定。忽又聽得外面爭鬧之聲。仔細一聽，不覺大為驚怪。因聽得一人聲音，宛然是他妻子王月英。忙豎起雙耳，再行諦聽，可不當真是王月英在那裡和那自媒的女子爭鬧呢。采和心中大為驚異：「念這荒村僻地，月英怎能來此？難道是師父知我遭難，特地派他前來救應我麼？」想到這裡，便想破戶而出，和月英相見。

走到門口一看，叵耐這門雖然不大，卻還□分堅實，用手一撼，簡直一動都不動，不覺發起怔來。再聽聽外面，他們卻越鬧越近了，語音清晰，句句入耳。只聽月英叱罵那女子是個無恥的賤婢，怎敢誘惑人家的男子。那女子也不相讓，一味地和他胡鬧。鬧過一會兒，月英使起性子，一頓拳劍，把那女子趕了出去。隨後又聽得道姑向月英哀求之聲。月英也將他趕走了。采和滿心指望月英必來開門，夫妻見一見面。誰知等了半天，外面一點聲息都沒有了。這才心急起來，不由得用足氣力，推那房門，並掙破喉嚨，狂喊月英。哪知鬧了一會，仍無效果，把個采和弄得又驚又忙，又是賭氣，便坐在牀上，再也不高興動手了。

過不多時，天色向晚，肚子裡卻有些當不住了。回頭見牀邊案桌上，放著個大麵餅，又有一壺水。此時也不管三七二□一，胡亂拿餅子吃了些，又喝了幾口水。聽聽外面，還是肅靜無聲。采和知道喊鬧無用，索性再來睡上一夜。如明晨再沒人來，卻再想個法子，破窗而出。於是把個麵餅吃完了，做了一會兒坐功。天色已經發黑，一上牀，倒頭便又睡去。

一覺醒來，正是黎明，耳朵中似有人說道：「郎君珍重。師尊叫我試察你的道心。幸虧你立志堅定，我也有詞以報師尊。我倆也不必見面，徒亂你的心曲。好好前去，後會不遠。」采和分明聽得又是妻子月英的聲氣，卻四處找不見人，不期失笑道：「想是師父教了他什麼隱身法兒，卻來捉弄我。」走下牀一看，房門大開，再去各處找找，什麼人都沒有了。采和知道師父隨時都可以試察自己的心力志趣，並且到處都給一些保護。從此愈加堅定心思，大膽前進。

不上幾時，采和居然到了王屋山上。一路之中又經過多少困苦艱危，總被他安然過去。到了山上，自去找到了一個安身之所，靜靜地用起功來。先時未絕糧食，頗慮山高路遠，取食不得。哪知每日早起，他那石洞中，必設有一份乾糧水果之類，剛夠他一天的飲食。半年之後，逐漸減少下去，也總夠他一飽。

直至二年之後，方把煙火食完全斷絕，只覺精神越好，膽氣也越壯了。自己也能出來找些現成的果類充饑。就是不吃東西，也不覺怎樣饑渴。自此每隔三年，鐵拐先生必派幾個弟子，前去王屋查看他的功行，傳他一些道術。

其時太華山的鍾離權，已把玄經三卷完全讀畢，奉老祖法旨，傳與采和。轉瞬又過了幾百年，歷西漢而至東漢。那武當山上的張果，也得文美真人請令元始老君，傳與玉虛大典一書。

何仙姑更由玄女召去，親授元門要道，並付與天通劍法。以上諸仙，都有八九分道行。其時人間正是東漢明帝時代。明帝本是佛門弟子轉生，首先崇仰佛教。於是官吏人民，也都棄儒、道之教，盡歸於佛。元始老君為防門下弟子與人競爭長短起見，因邀齊各大弟子，以及各帝君、各星官，及一切有職金仙、無職散仙，齊集八景宮，論以三教同源之理，凡間勢力雖然各有消長，此亦定數使然，好在同抱利人主義。既有他人負擔，何必功自我成。在這數百年內，教下弟子自願往來塵世的，只可暗助佛門，共立功果。其好靜惡罵，不願多事者，大可在山上修養，不必輕易問世。眾弟子奉了法旨，又各告誡各人門下弟子，共同遵守。所以自東漢以後，常見儒佛兩派，互相攻訐，互相水火，大有入主出奴之概。唯道門中人，無有所與，乃出兩大祖師一論之功也。

如今且說那東方朔。他別號曼倩，乃是歲星轉世。自幼得同道仙官下凡，傳授種種法術。長大之後，學得一身本領，能出幽入冥，未卜先知。武帝正在好道，聞他名氣，召封太中大夫。這東方朔生性詼諧，雖在朝中，卻不甚拘守朝儀。有時見了天子，要說就說，要笑就笑，時常把個尊嚴天子，逗得喜笑顏開。天子日坐朝廷，為苦拘束，有他這樣一位滑稽人物陪同談笑，卻自另有趣。因此天子並不見責，反覺這人率直得可愛，因此寵賚有加。

自來傳說西池王母，曾感於天子求仙之切，下降漢宮，談論至道，三日始去。其實這全是東方朔一人鬧的把戲。武帝窮兵黷武，重徵暴斂，久已天怒人怨。縱然口說好道，何能動仙人之信用。何況王母為女仙領袖，焉能如此輕易下凡，還在他宮中一住三天。這等行動，與凡人何異？要知實在內容，並不如此。因武帝知道東方朔能夠邀請神仙，因此再三要他將瑤池聖母請來。東方朔明知此事難辦，但因他幾次三番地糾纏不休，欲待固拒，礙於君臣之份；若據情奏聞王母，不但於事無益，反恐惹得王母譴責。沒奈何想出這麼一個方法，特行邀請幾位同道中人，扮成王母和侍女們的模樣，配以全副鑾駕、儀仗仙車，乘雲而來，下降空中，和武帝講了三天大法。雖然完全是假冒，卻也貢獻許多金石之言。武帝果能聽從一二，未嘗不能仰邀天和，造無量之洪福，成一代之賢王。即他本身的功果，也就非同小可了。無奈他形為慕道，實則全屬客氣作用，原無誠意可言。言者雖諱諱而道，聽者已昏昏思睡。這等情形，休說真正西王母聞而厭惡，就是這位假扮的王母，也覺此公迷惘已深，不可救藥。勉強在宮中居住三天。在他是不好意思就去。其實彼時武帝心上，早不如此想法。他本是絕頂聰明的人，關於尋常理論，原可以不問而知，不解而悟。此番聽得王母臨凡，滿望必有什麼了不得的新奇議論，可增長見識，開拓心胸。其實這等議論，還不□分貼切。再說簡單些，他那唯一的希望，只是一粒長生不老的仙藥靈丹，可使他享億萬年人君之福。後來王母是請到了，神仙是見著了。偏偏三天之內，盡聽他說些極平常沉悶的經旨，一點沒有新鮮特別、動人聽聞的精妙之言。這已經夠他難受的了。偏偏這位王母不識時務，見他如此沒興趣，即就本題發揮，說什麼至道之理，即是平常兩字。唯其平常，所以近情。一涉離奇，反成旁門左道了。這話，要在真忱修道之人，平心靜氣地聽來，已覺與旨無窮，大可尋玩。偏這位漢武帝愈加覺得意興毫無。虧他生得聰明，居然給他想到不要是東方朔使的狡獪。大概是他請不到王母，怕朕生氣，所以找個仙人來替他一下。這位武帝是中國歷史上有數的英主，豈能白受人欺罔誑騙？想到這層，不覺龍心大怒起來，忙叫黃門官宣東方朔進宮。東方朔正在家中煉制一種丹丸，突受宣召，覺得事出非常。防有意外之災，

掄指一算，已知端的。不禁抓耳撓腮地為難起來。但是皇命嚴切，不得耽延，只得硬著頭皮趕到皇宮。一路上已定了一個主意。

到了宮中，武帝卻並不怎樣發怒，仍和平日一般笑問：「卿家請到王母，連日授朕經典和養生要訣，已能領會。但朕聞王母園中蟠桃最盛，五千年一開花，更五千年方能結子。好在每次結子，王母必留下許多，備作賞賜之用。有萬年不摘者，也承久不壞。這種仙桃，人能吃得一枚，不但百病消除，還能延年益壽。朕因初見王母，不便面索。卿可為朕代求，贈與幾枚。」東方朔料不到武帝會想出這等惡主意來。明明是出此難題，藉以試探王母真假。我若不允代求，或求而不得，便見得王母非真，自己應得欺君之罪。只有暫行承諾。因奏稱：王母下凡三天，今日必要西歸。臣當隨駕同往瑤池，乞賜數枚回來，奉獻萬歲。武帝見他居然允諾，心中又摸不住他的真假。因貪吃蟠桃的緣故，反格外優待他起來。

這天晚上，東方朔朝見王母，真個跟隨法駕，升空而去。到了海上一座仙人山，山中不少散仙都是他的同道。就是此番假扮王母的，也是此中人。當下大家商議如何去求蟠桃。有的說：「一個人間帝王，面子不算小了，向王母要幾個桃子，又算得什麼大不了的事兒。不如老老實實，面求王母去吧。」有的說：「漢皇淫暴，不亞秦政。雖說先人德澤深厚，不致身死國亡。但王母心慈，最不喜歡這等人。萬一求而不得，更沒法索討。況且曼倩假扮王母一案，也不是正大光明之事。設或因蟠桃而聯究起來，豈非打草驚蛇，自討苦吃？」眾仙見說，都替東方朔發愁起來。東方朔究竟是聰明滑稽之人。他自己倒不覺什麼，低頭一想，竟被他想出一個絕妥當的方法來。

當時卻不宣佈。別了眾仙，離開仙山，逕投瑤池而來。

看官們，請猜他用的是什麼方法？哈哈，別的事情或許不易猜到，若說東方朔偷桃這件事情，卻是歷來傳說的一句古諺。鄉間地方，三歲小兒也約略能夠知道些兒。不過事涉神秘，史書上既無正確的記載，稗官家言又各說各的話兒，各不相同。究竟真相如何？休說鄉村小兒，不怕得罪列公，只怕也未見得能夠明白哩。

說到這裡，列公們大概都已曉得東方朔上瑤池，奉旨取桃。

名目雖然堂皇，實在卻用的穿窬手段。也是他機緣湊巧，剛正這時因西方如來佛預備傳道東土，先把佛家玄理講演一番。除了一班聽講的仙神凡俗之外，其餘各位上仙，也均先期發柬邀請。王母自然也是關心此事的神仙領袖，因此偕同元始老君，並各大帝君、各位金仙，一同上西土去，以致瑤池寂靜，園禁也不甚嚴緊，只有一位守園大神，帶同幾位仙童侍兒駐守。王母生性慈愛，御下最寬。何況這時主人遠去他方，這班孩子們有不歡天喜地，各尋快樂的道理麼？至於那位守園的大神，更是年高怕事的先生。好在王母園中的蟠桃，從來也決無被竊之事。能夠偷桃之人，必是了不得的本領。既有那麼大的神通，必屬上界真仙。每屆蟠桃大會，總得列席盛筵，何致貪心不足，做了上客，再做竊賊。況且也失了身份，有忝面目。這等事情，真是事理所必無，想都想不到的。所以那位守園尊神，名目盡管說守園，其實哪裡用得著一個守字。盡管日日夜夜。把園門大開，人出人人，休說桃子，連花兒葉兒，也從沒有缺過一瓣一朵。本來這等差使，算是上界頂清閒自在，有權利而無義務的好事情。怎知天下事情真有叫人料不到、揣想不及的。偏偏到了這個年口，忽然那位歲星東方大仙，在凡間闖下這場是非，竟要到瑤池來做起偷桃的穿窬來。以作書人想來，這等理所必無的事情，只怕身在西土的王母，也未必推算得到，休說區區守園之神和一般男女仙童了。欲知東方朔如何偷桃？偷桃之後，有無危險，卻看下回分解。